南史/卷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南史
卷一

宋本紀上第一

► 卷二

武帝

宋高祖武皇帝諱裕，字德輿，小字寄奴，彭城縣綏輿里人，姓劉氏，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。彭城楚都，故苗裔家焉。晉氏東遷，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裏。皇祖靖，晉東安太守。皇考翹，字顯宗，郡功曹。帝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，神光照室盡明，是夕甘露降於墓樹。及長，雄傑有大度，身長七尺六寸，風骨奇偉，不事廉隅小節，奉繼母以孝聞。

嘗游京口竹林寺，獨臥講堂前，上有五色龍章，眾僧見之，驚以白帝，帝獨喜曰：「上人無妄言。」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，其地秦史所謂曲阿、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。時有孔恭者，妙善占墓，帝嘗與經墓，欺之曰：「此墓何如？」孔恭曰：「非常地也。」帝由是益自負。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，樵漁山澤，同侶或亦睹焉。及貴，龍形更大。

帝素貧，時人莫能知，唯琅邪王謐獨深敬焉。帝嘗負刁逵社錢三萬，經時無以還，被逵執，謐密以己錢代償，由是得釋。後伐荻新洲，見大蛇長數丈，射之，傷。明日復至洲，裏聞有杵臼聲，往覘之，見童子數人皆青衣，於榛中搗藥。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我王為劉寄奴所射，合散傅之。」帝曰：「王神何不殺之？」答曰：「劉寄奴王者不死，不可殺。」帝叱之，皆散，仍收藥而反。又經客下邳逆旅，會一沙門謂帝曰：「江表當

亂，安之者，其在君乎。」帝先患手創，積年不愈，沙門有一黃藥，因留與帝，既而忽亡，帝以黃散傅之，其創一傅而愈。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，每遇金創，傅之並驗。

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。晉隆安三年十一月，祅賊孫恩作亂于會稽，朝廷遣衛將軍謝琰、前將軍劉牢之東討。牢之請帝參府軍事，命與數十人覘賊，遇賊眾數千，帝便與戰，所將人多死，而帝奮長刀，所殺傷甚眾。牢之子敬宣疑帝為賊所困，乃輕騎尋之；既而眾騎並至，遂平山陰，恩遁入海。

四年五月，恩復入會稽，殺謝琰。十一月，牢之復東征，使帝戍句章，句章城小人少，帝每戰陷陣，賊乃退還浹口。時東伐諸將，士卒暴掠，百姓皆苦之，惟帝獨無所犯。

五年春，恩頻攻句章，帝屢破之，恩復入海。三月，恩北出海鹽，帝築城於故海鹽，賊日來攻城，城內兵少，帝乃選敢死士擊走之。時雖連勝，帝深慮眾寡不敵，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，觀其懈，乃奮擊，大破之。恩知城不可下，進向滬瀆，帝棄城追之。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為前驅，帝以吳人不習戰，命之在後，不從。是夜帝多設奇兵，兼置旗鼓，明日戰，伏發，賊退，嗣之追奔陷沒。帝且退且戰，麾下死傷將盡，乃至向處止，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。賊疑尚有伏，乃引去。六月，恩浮海至丹徒，帝兼行與俱至，奔擊大破之。恩至建鄴，知朝廷有備，遂走鬱洲。八月，晉帝以帝為下邳太守。帝又追恩至鬱洲及海鹽，頻破之。恩自是饑饉，奔臨海。

元興元年，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，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，帝又參其軍事。玄至，帝請擊之，牢之不許，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。帝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，不從。玄克建鄴，以牢之為會稽內史。牢之懼，招帝於廣陵舉兵，帝曰：「人情去矣，廣陵亦豈可得之？」牢之竟縊於新洲。何無忌謂帝曰：「我將何之？」帝曰：「可隨我還京口。玄必守臣節，當與卿事之；不然，與卿圖之。」

玄從兄修以撫軍將軍鎮丹徒，以帝為中兵參軍。孫恩自敗後，懼見獲，乃投水死於臨海，餘眾推恩妹夫盧循為主。玄復遣帝東征。

二年，循奔永嘉，帝追破之。六月，加帝彭城內史。

十二月，桓玄篡位，遷晉帝于尋陽。桓修入朝，帝從至建鄴，玄見帝，謂司徒王謐曰：「昨見劉裕，風骨不恒，蓋人傑也。」每遊集，贈賜甚厚。玄妻劉氏，尚書令耽之

女也，聰明有智鑒，嘗見帝，因謂玄曰：「劉裕龍行虎步，視瞻不凡，恐必不為人下，宜早為其所。」玄曰：「我方平蕩中原，非裕莫可，待關、隴平定，然後議之。」

修尋還京口，帝托以金創疾動，不堪步從，乃與無忌同船共還，建興復計，及弟道規、沛國劉毅、平昌孟昶、任城魏詠之、高平檀憑之、琅邪諸葛長人、太原王元德、隴西辛扈興、東莞童厚之，並同義謀。時桓修弟弘為青州刺史，鎮廣陵，道規為弘中兵參軍，昶為州主簿，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。長人為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軍，謀據曆陽相應，元德、厚之謀於建鄴攻玄，克期齊發。

三年二月乙卯，帝托遊獵，與無忌、詠之、憑之，毅從弟藩，憑之從子韶、祗、隆、道濟，昶族弟懷玉等，集義徒凡二十七人，願從者百餘人。丙辰，候城門開，無忌等義徒服傳詔服，稱詔居前，義眾馳入齊叫，吏士驚散，即斬修以徇。帝哭之甚慟，厚加斂恤。昶勸弘其日出獵，未明，開門出獵人，昶、道規、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，因開門直入。弘方嗽粥，即斬之，因收眾濟江。

義軍初克京城，修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，帝登城謂曰：「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于尋陽，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，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。諸君非大晉之臣乎？」弘等信之而退。毅既至，帝命誅弘等。

毅兄邁先在建鄴，事未發數日，帝遣同謀周安穆報之，使為內應。邁甚懼，安穆慮事發，馳歸。時玄以邁為竟陵太守，邁便下船，欲之郡。是夜玄與邁書曰：「北府人情雲何？卿近見劉裕何所道？」邁謂玄已知其謀，晨起白之。玄驚，封邁為重安侯，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，誅元德、扈興、厚之等。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、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。

先是，帝造遊擊將軍何澹之，左右見帝光曜滿室，以告澹之，澹之以白玄，玄不以為意，至是，聞義兵起，甚懼。或曰：「裕等甚弱，陛下何慮之深？」玄曰：「劉裕足為一世之雄，劉毅家無儋石之儲，摴蒱一擲百萬，何無忌，劉牢之之外甥，酷似其舅，共舉大事，何謂無成。」時眾推帝為盟主，以孟昶為長史，總後事，檀憑之為司馬，百姓願從者千餘人。軍次竹裏，移檄都下曰：

夫成敗相因，理不常泰，狡焉肆虐，或遇聖明。自我大晉，屢遘陽九，隆安以來，皇家多故，貞良弊于豺狼，忠臣碎于虎口。逆臣桓玄敢肆陵慢，阻兵荊郢，肆暴都邑，

天未忘難，凶力實繁，踰年之間，遂傾皇祚。主上播越，流幸非所，神器沈辱，七廟毀墜，雖夏後之離浞、豷，有漢之遭莽、卓，方之於茲，未足為喻。自玄篡逆，於今曆載，彌年亢旱，人不聊生，士庶疲於轉輸，文武困於板築，室家分析，父子乖離，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，摽梅有頃筐之怨而已哉！仰觀天文，俯察人事，此而可存，孰有可亡！凡在有心，誰不扼腕。裕等所以叩心泣血，不遑啟處者也。

是故夕寐宵興，搜獎忠烈，潛構崎嶇，過於履虎，乘機奮發，義不圖全。輔國將軍劉毅、廣武將軍何無忌、鎮北主簿孟昶、兗州主簿魏詠之、甯遠將軍劉道規、龍驤參軍劉藩、振威將軍檀憑之等，忠烈斷金，精貫白日，荷戈俟奮，志在畢命。益州刺史毛璩，萬里齊契，掃定荊楚。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，宮于尋陽。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，保據石頭。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，已據曆陽。征虜參軍庾頠之等潛相連結，以為內應。同力協契，所在蜂起，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修、青州刺史弘。義眾既集，文武爭先，咸謂不有一統，則事無以輯。裕辭不獲命，遂總軍要，庶上憑祖宗之靈，下罄義夫之節，翦馘逋逆，蕩清京華。公侯諸君，或世樹忠貞，或身荷爵寵，而並俛眉猾豎，無由自效，顧瞻周道，寧不吊乎！今日之舉，良其會也。裕以虛薄，才非古人，受任於既頹之運，接勢於已替之機，丹誠未宣，感慨憤激。望霄漢以永懷，眄山川以增佇，投檄之日，神馳賊庭。

三月戊午，遇吳甫之于江乘，帝躬執長刀，大呼，即斬甫之。進至羅落橋，遇皇甫敷，檀憑之戰敗，死之，眾退，帝進戰彌厲，又斬敷首。初，帝建大謀，有工相者相帝與無忌等近當大貴，惟云憑之無相。至是，憑之戰死，帝知其事必捷。

玄聞敷等沒，使桓謙屯東陵口，卞範之屯覆舟山西。己未，義軍進至覆舟東，張疑兵，以油帔冠諸樹，佈滿山谷。帝先馳之，將士皆殊死戰，無不一當百，呼聲動天地。因風縱火，煙焰張天，謙等大敗。玄始雖遣軍，而走意已決，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，聞謙敗，輕船南逸。

庚申，帝鎮石頭城，立留台百官，焚桓溫主于宣陽門外，造晉新主於太廟。遣諸將追玄，命尚書王嶷率百官奉迎乘輿。司徒王謐與眾議推帝領揚州，帝固辭，乃以謐為錄尚書事、領揚州刺史，帝為鎮軍將軍、都督八州諸軍事、徐州刺史、領軍將軍。初，晉陵人韋叟善相術，桓修令相帝當得州不，叟曰：「當得邊州刺史。」退而私於帝曰：「君相貴不可言。」帝笑曰：」若中，當相用為司馬。」至是，叟詣帝曰：「成王不負桐葉之信，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。今不敢希鎮軍司馬，願得領軍佐。」於是用焉。

時諸葛長人失期，為刁逵執送，未至而玄敗。玄經尋陽，江州刺史郭昶之為具乘輿法物。初，荊州刺史王綏以江左冠族，又桓氏之甥，素甚陵帝，至是，及其父尚書左僕射愉有自疑志，並及誅。

四月戊子，奉武陵王遵為大將軍，承制，大赦，惟桓玄一祖後不免。桓玄之篡，王謐佐命，手解安帝璽紱。及義旗建，眾謂謐宜誅，惟帝素德謐，保持之。劉毅嘗因朝會，問謐璽紱所在，謐益懼。及王愉父子誅，謐從弟諶謂謐曰：「王駒無罪而誅，此是翦除勝己，兄既桓氏黨附，求免得乎？」駒，愉小字也。謐懼，奔曲阿。帝箋白大將軍迎還，復其位。

玄挾天子走江陵，又浮江東下，與劉毅、何無忌、劉道規等遇于崢嶸洲，眾軍大破之。玄党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建鄴。玄復挾天子至江陵，因走南郡，太守王騰之、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天子入南郡府。

初，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佑之與參軍費恬送弟喪下州，璩弟子修之時為玄屯騎校尉，誘玄入蜀，至枚回洲，恬與佑之迎射之，益州督護馮遷斬玄，傳首建鄴。玄從子振逃于華容之湧中，招集逆黨，襲江陵城，騰之、康產皆被殺。桓謙先匿沮川，亦聚眾應振。為玄舉哀，立喪庭。謙率眾官奉璽綬于安帝。劉毅、何無忌進及桓振戰，敗績於靈溪。

十月，帝領青州刺史，甲仗百人入殿。

義熙元年正月，毅等至江津，破桓謙、桓振，江陵平。三月甲午，晉帝至自江陵。庚子，詔進帝侍中、車騎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。帝固讓，旋鎮丹徒。九月乙巳，加帝領兗州刺史。

盧循浮海破廣州，獲刺史吳隱之，即以循為廣州刺史，以其党徐道覆為始興相。

二年三月，進帝督交、廣二州。十月，論匡復勳，封帝豫章郡公，邑萬戶，賜絹三萬疋。其餘封賞各有差。

三年十二月，司徒、錄尚書、揚州刺史王謐薨。

四年正月，征帝入輔，授侍中、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揚州刺史、錄尚書事，徐、兗二州刺史如故。表解兗州。先是，帝遣冠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，無功而還。九月，帝以敬宣挫退，遜位，不許。十月，乃降為中軍將軍，開府如故。

五年二月，偽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。三月，帝抗表北討，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。乃浮淮入泗，五月，至下邳，留船，步軍進琅邪，所過築城留守。

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峴，堅壁清野以待，超不從。初謀是役，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，軍無所資，何能自反？帝曰：「不然。鮮卑性貪，略不及遠，既幸其勝，且愛其穀，必將引我，且亦輕戰。師一入峴，吾何患焉。」及入峴，帝舉手指天曰：「吾事濟矣。」眾問其故，帝曰：「師既過險，士有必死之志，餘糧棲畝，軍無匱乏之憂，勝可必矣。」

六月，超留羸老守廣固，使其廣甯王賀剌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。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，超告五樓急據之。比至，為龍驤將軍孟龍符所保，五樓乃退。

大軍分車四千兩為二翼，方軌徐行，車張幰，禦者執肖，以騎為遊軍，軍令嚴肅。比及臨朐，賊騎交至，帝命兗州刺史劉藩、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。日向昃，戰猶酣，帝用參軍胡藩策，襲克臨朐，賊乃大奔。超遁還廣固，獲其玉璽、豹尾、輦等，送於都。丙子，克廣固大城，超固其小城。乃設長圍以守之，館谷於青土，停江、淮轉輸。

七月，超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，自長安反，泰山太守申宣執送之。綱有巧思，先是，帝修攻具，城上人曰：「汝不得張綱，何能為也。」及至，升諸樓車以示之，城內莫不失色。超既求救不獲，綱反見虜，乃求稱藩，割大峴為界，獻馬千匹，不聽。時姚興遣使，聲言將涉淮左，帝謂曰：「爾報姚興，我定青州，將過函谷，虜能自送，今其時矣。」錄事參軍劉穆之遽入曰：「此言不足威敵，容能怒彼。若鮮卑未拔，西羌又至，公何以待之？」帝乃笑曰：「此兵機也，非子所及。羌若能救，不有先聲，是自強也。」

十月，張綱修攻具成，設飛樓縣梯，木幔板屋，冠以牛皮，弓矢無所用之。劉毅遣上党太守趙恢以千餘人來援，帝夜潛遣軍會之。明旦，恢眾五千，方道而進，每晉使將到，輒復如之。六年二月丁亥，屠廣固，超踰城走，追獲之，斬于建康市。殺其王公以下，納生口萬餘，馬二千匹。

初，帝之北也，徐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出，循不從，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：「今日之機，萬不可失。若克京都，劉公雖還，無能為也。」循從之。是月，寇南康、廬陵、豫章諸郡，郡守皆奔走。時帝將鎮下邳，進兵河、洛，及征使至，即日班師。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，敗死于豫章，內外震駭，朝議欲奉乘輿北走。帝次山陽，聞敗，卷甲與數十人造江上征問，知賊尚未至。

四月癸未，帝至都。劉毅自表南征，帝以賊新捷鋒銳，須嚴軍偕進，使劉藩止之，毅不從。五月壬午，盧循敗毅于桑落洲。及審帝凱入，相視失色，欲還尋陽，平江陵，據二州以抗朝廷。道覆請乘勝遂下，爭之旬日，乃從。

于時北師始還，傷痍未復，戰士才數千，賊眾十餘萬，舳艫亙千里。孟昶、諸葛長人懼，欲擁天子過江，帝曰：「今兵士雖少，猶足一戰，若其克濟，臣主同休；如其不然，不復能草間求活，吾計決矣。」初，帝征慕容超，惟孟昶勸行，丙辰，昶乃表天子，引罪，仰藥而死。

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，帝曰：「賊眾我寡，分其兵則人測虛實，一處失利，則沮三軍之心，若聚眾石頭，則眾力不分。」戊午，帝移鎮石城。乙丑，賊大至，帝曰：「賊若新亭直上，且將避之；若回泊蔡洲，成禽耳。」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，循多疑少決，每求萬全，乃泊蔡洲以待軍潰。帝登石頭以望，見之，悅。庚辰，賊設伏于南岸，疑兵向白石。帝率劉毅、諸葛長人北拒焉，留參軍徐赤特戍查浦，戒令勿戰。帝既北，賊焚查浦而至張侯橋，赤特與戰，大敗，賊進屯丹陽郡。帝馳還石頭，斬徐赤特。解甲久之，乃出陣于南塘。七月庚申，循自蔡洲退，將還歸尋陽，帝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。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，戒之曰：「我十二月必破祇寇，卿亦足至番禺，先傾其巢窟也。」

十月，帝率舟師南伐，使劉毅監太尉留府。是月，徐道覆寇江陵，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，道覆走還湓口。十一月，孫處至番禺，克其城，盧循父嘏奔始興，處撫其人以守。十二月己卯，大軍次大雷。庚辰，賊方江而下，帝躬提幡鼓，命眾軍齊力擊之，軍中多萬鈞神弩，所至莫不摧陷。帝自于中流蹙之，因風水之勢，賊艦悉薄西岸，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，大敗。循還尋陽，遂走豫章，悉力柵左裏。丙申，大軍次左裏，將戰，帝麾之，麾竿折，幡沈于水，眾咸懼，帝笑曰：「昔覆舟之役亦如此，今勝必矣。」攻其柵，循單舸走，眾皆降。師旋，晉帝遣侍中黃門勞師於行所。

七年正月己未，振旅而歸，改授大將軍、揚州牧，給班劍二十人，本官並如故。固辭。凡南北征伐戰亡者，並列上賻贈，屍喪未反者，遣主帥迎接，致還本土。

二月，盧循至番禺，為孫處所破，收余眾南走。劉藩、孟懷玉斬徐道覆於始興。

自晉中興以來，朝綱弛紊，權門兼併，百姓流離，不得保其產業。桓玄頗欲厘改，竟不能行。帝既作輔，大示軌則，豪強肅然，遠近禁止。至是，會稽余姚虞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。帝誅亮，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。

晉帝又申前詔，帝固辭。於是改授太尉、中書監，乃受命，奉送黃鉞。

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，函七首送都。先是，諸州郡所遣秀才、孝廉多非其人，帝乃表申明舊例，策試之。

荊州刺史劉道規疾患，求歸，八年四月，改授豫州刺史，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。毅既有雄才大志，與帝俱興復晉室，自謂京城、廣陵功足相抗，雖權事推帝，而心不服也。厚自矜許，朝士素望者並多歸之，與尚書僕射謝混、丹陽尹郗僧施並深相結。及鎮江陵，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，請僧施為南蠻校尉。帝知毅終為異端，心密圖之。毅至西，稱疾篤，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為副貳，帝偽許焉。九月，藩入朝，帝命收藩及謝混，並賜死。自表討毅，又假黃鉞，率諸軍西征。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為平西將軍、荊州刺史，兗州刺史道憐鎮丹徒，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留府事，加太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，配以實力。壬午，發建鄴，遣參軍王鎮惡、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，克之，毅及黨與皆伏誅。

十一月，帝至江陵，分荊州十郡為湘州，帝仍進督焉。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，使伐蜀。晉帝進帝太傅、揚州牧，加羽葆、鼓吹，班劍二十人。

九年二月乙丑，帝至自江陵。初，諸葛長人貪淫驕橫，帝每優容之。劉毅既誅，長人謂所親曰：「昔年醢彭越，今年殺韓信，禍其至矣。」將謀作亂。帝克期至都，而每淹留不進。公卿以下，頻日奉候於新亭，長人亦驟出。既而帝輕舟密至，已還東府矣。長人到門，引前，卻人閑語，凡平生言所不盡者，皆與及之，長人甚悅。帝已密命左右丁旿自幔後出，於坐拉焉，死於床側。輿屍付廷尉，並誅其弟黎人。旿驍勇有力，時人語曰，「勿跋扈，付丁旿」。

先是，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奪，百姓薪采漁釣，皆責稅直，至是禁斷之。時人居未一，帝上表定制，於是依界土斷，惟徐、兗、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。諸流寓郡縣，多所並省。以帝領鎮西將軍、豫州刺史。帝固讓太傅、揚州牧及班劍，奉還黃鉞。

七月，朱齡石平蜀，斬譙縱，傳首建鄴。

九月，晉帝以帝平齊、定盧循功，封帝次子義真為桂陽縣公；並重申前命，授帝太傅、揚州牧，加羽葆、鼓吹，班劍二十人。將吏百僚敦勸，乃受羽葆、鼓吹、班劍，餘固辭。

十年，息人簡役，築東府城，起府舍。

帝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，又得江、漢人心，疑其有異志；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，招聚輕俠，帝執送休之，令自為其所。休之表廢文思，並與帝書陳謝。

十一年正月，帝收休之子文寶、兄子文祖，並賜死，率眾西討。復假黃鉞，領荊州刺史。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。休之上表自陳，並罪狀帝。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才，帝未至江陵，密書招之。延之報書曰：「承親率戎馬，遠履西偏，闔境士庶，莫不惶駭。辱疏，知以譙王前事，良增歎息。司馬平西體國忠貞，款懷待物，以公有匡復之勳，家國蒙賴，推德委誠，每事詢仰。譙王往以微事見劾，猶自表遜位；況以大過而當默邪！來示雲，‘處懷期物，自有由來’。今伐人之君，啖人以利，真可謂‘處懷期物’者矣。劉藩死於閶闔之門，諸葛斆於左右之手，甘言詫方伯，襲之以輕兵，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，閫外無自信諸侯，以為得算，良所恥也。吾雖鄙劣，嘗聞道于君子，以平西之至德，寧可無授命之臣乎？假天長喪亂，九流渾濁，當與臧洪游於地下。不復多云。」帝視書歎息，以示將佐曰：「事人當如此。」

三月，軍次江陵。初，雍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，且慮不為帝容，常為讖曰：「魚登日，輔帝室。」與休之相結。至是，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于江陵。帝濟江，休之眾潰，與軌等奔襄陽，江陵平。加領南蠻校尉。將拜南蠻，遇四廢日，佐史鄭鮮之等白遷日，不許。下書開寬大之恩。四月，進軍襄陽，休之等奔姚興。晉帝復申前令，授太傅、揚州牧，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，加前部羽葆、鼓吹，置左右長史、司馬、從事中郎四人，封第三子義隆為北彭城縣公。八月甲子，帝至自江陵，奉還黃鉞，固辭太傅、

州牧、前部羽葆、鼓吹，其餘受命。

十二年正月，晉帝詔帝依舊辟士，加領平北將軍、兗州刺史，增督南秦，凡二十二州。帝以平北文武寡少，不宜別置，於是罷平北府，以並大府。三月，加帝中外大都督。

初，帝平齊，仍有定關、洛意，遇盧循侵逼，故寢。及荊、雍平，乃謀外略。會姚興死，子泓新立，兄弟相殺，關中擾亂。四月乙丑，帝表伐關、洛，乃戒嚴北討，加領征西將軍、司豫二州刺史。以世子為徐、兗二州刺史。帝欲以義聲懷遠，奉琅邪王北伐。五月，廬江霍山崩，獲六鍾，獻之天子。癸巳，加領北雍州刺史，前後部羽葆、鼓吹，增班劍為四十人。八月丁巳，率大眾進發，以世子為中軍將軍，監太尉留府事，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左僕射，領監軍、中軍二府軍司，入居東府，總攝內外。九月，帝至彭城，加領北徐州刺史。十月，眾軍至洛，圍金墉，降之。修復晉五陵，置守衛。

十二月壬申，晉帝加帝位相國、總百揆、揚州牧，封十郡為宋公，備九錫之禮，加璽紱、遠遊冠、綠綟綬，位在諸侯王上。策曰：

朕以寡昧，仰纘洪基，夷羿乘釁，蕩覆王室，越在南鄙，遷於九江。宗祀絕饗，人神無位，提挈群凶，寄命江浦，則我祖宗之烈，奄墜於地，七百之祚，翦焉既傾，若涉巨海，罔知攸濟。天未絕晉，誕育英輔，振厥弛維，再造區宇，興亡繼絕，俾昏作明，元勳至德，朕實攸賴。

今將授公典策，其敬聽朕命：乃者，桓玄肆僭，滔天泯夏，拔本塞源，顛蹶六位，庶僚俛眉，四方莫恤。公精貫朝日，氣陵虹蜺，奮其靈武，大殲群慝，克復皇邑，奉歆神只。此公之大節始于勤王者也。授律群後，泝流長驅，薄伐崢嶸，獻捷南郢，大憝折首，群逆畢夷，三光旋采，舊物反正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出藩入輔，弘茲保弼，阜財利用，繁殖黎元，編戶歲滋，疆宇日啟，導德明刑，四境有截。此又公之功也。鮮卑負眾，僭盜三齊，介恃遐阻，仍為邊害，公搜乘秣馬，夐入遠疆，沖櫓四臨，萬雉俱潰，拓土三千，申威龍漠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盧循祆凶，伺隙五嶺，侵覆江、豫，矢及王城，國議遷都之規，家獻徙卜之計，公乘輿南濟，義形於色，運奇攄略，英謨不世，狡寇窮衄，喪旗宵遁，俾我畿甸，拯於將墜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追奔逐北，揚旍江濱，偏旅浮海，指日遄至，番禺之功，俘級萬數，左裏之捷，鳥散魚潰，元凶遠竄，傳首萬里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劉毅叛換，負釁西夏，陵上罔主，志肆奸暴，公禦軌以刑，消之不日，罪人斯得，荊、衡甯晏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譙縱怙亂，寇竊一隅，王化阻閡，三巴淪溺，公指命偏帥，

授以良圖，陵波憑湍，致屆井絡，僭豎伏鑕，梁、岷草偃。此又公之功也。馬休、魯宗，阻兵內侮，驅率二方，連旗稱亂，公投袂星言，研其上略，江津之師，勢踰風電，回旆沔川，實繁震懾，二叛奔迸，荊、雍來蘇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永嘉不競，四夷擅華，五都傾蕩，山陵幽辱，祖宗懷沒世之憤，遺甿有匪風之思，公遠齊阿衡納隍之仁，近同小白滅亡之恥，鞠旅陳師，赫然大號，分命群帥，北徇司、兗，許、鄭風靡，鞏、洛載清，百年榛穢，一朝掃滌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公有康宇內之勳，重之以明德。爰初發跡，則奇謨冠古，電擊強袄，則鋒無前對，聿寧東畿，大造黔首。若乃草昧經綸，化融于歲計，扶危靜亂，道固于苞桑。鐲削煩苛，較若畫一，淳風美化，盈塞區宇。是以絕域獻琛，遐夷納贐，王略所宣，九服率從。雖文命之東漸西被，咎繇之邁於種德，何以尚茲。朕聞先王之宰世也，庸勳尊賢，建侯胙土，褒以寵章，崇其徽物，所以協輔皇室，永隆藩屏。故曲阜光啟，遂荒徐宅，營丘表海，四履有聞。其在襄王，亦賴匡霸，又命晉文，備物光賜。惟公道冠前烈，勳高振古，而殊典未飾，朕甚憒焉！今進授相國，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、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為宋公，錫茲玄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定爾居，用建冢社。昔晉、鄭啟藩，入作卿士，周、召保傅，出總二南，內外之任，公實兼之。今命使持節、兼太尉、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，宋公璽紱，使持節、兼司空、散騎常侍、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國位無不總，禮絕朝班，居常之名，宜與事革。其以相國總百揆，去錄尚書之號；上送所假節、侍中貂蟬、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、豫章公印策；進揚州刺史為牧，領征西將軍、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。

公紀綱禮度，萬國是式，乘介蹈方，罔有遷志，是用錫公大路、戎路各一，玄牡二駟；公抑末敦本，務農重積，采蘩實殷，稼穡惟阜，是用錫公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；公閑邪納正，移風改俗，陶鈞品物，如樂之和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、六佾之舞；公宣美王化，導揚休風，華夷企踵，遠人胥萃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；公官方任能，網羅幽滯，九皋辭野，髦士盈朝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；公當軸處中，率下以義，式遏寇讎，滌除苛慝，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；公明罰恤刑，庶獄詳允，放命幹紀，罔有攸縱，是用錫公鈇鉞各一；公龍驤鳳矯，咫尺八紘，括囊四海，折沖無外，是用錫公彤弓一、彤矢百，盧弓十、盧矢千；公溫恭孝思，致虔禋祀，忠肅之志，儀刑四方，是用錫公秬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宋國置丞相以下，一遵舊儀。欽哉，其祗服往命，茂對天休，簡恤庶邦，敬敷顯德，以終我高祖之嘉命！置宋國侍中、黃門侍郎、尚書左丞，即隨大使奉迎。枹罕虜乞伏熾盤遣使謁帝，求效力討姚泓，拜為平西將軍、河南公。

十三年正月，帝以舟師進討，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。軍次陳留城，經張良廟，下令以時修飾棟宇致薦焉。晉帝追贈帝祖為太常，父為特進、左光祿大夫，讓不受。二月，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。三月庚辰，帝率大軍入河。五月，帝至洛陽，謁晉五陵。七月，至陝，龍驤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。八月，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于藍田，王鎮惡克長安，禽姚泓。始義熙九年，歲、鎮、熒惑、太白聚東井，至是而關中平。九月，帝至長安。長安豐稔，帑藏盈積，帝先收其彝器、渾儀、土圭、記裏鼓、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都；其餘珍寶珠玉，悉以班賜將帥。遷姚宗於江南，送泓斬于建康市。謁漢長陵，大會文武於未央殿。

十月，晉帝詔進宋公爵為王，加十郡益宋國，並前為二十郡。其相國、揚州牧、領征西將軍、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。帝欲息駕長安，經略趙、魏，十一月，前將軍劉穆之卒，乃歸。十二月庚子，發自長安，以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，鎮長安，留腹心將佐以輔之。

十四年正月壬戌，帝至彭城，解嚴息甲。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為并州刺史，領河東太守，鎮蒲阪。帝解司州，領徐、冀二州刺史，固讓進爵。時漢中成固縣漢水崖際有異聲如雷，俄頃岸崩，有銅鍾十二，出自潛壤。鞏縣人宗曜于其田所獲嘉禾，九穗同莖，帝以獻，晉帝以歸於我。帝沖讓，乃止。六月丁亥，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，下命赦國內殊死以下。詔崇豫章太夫人為宋公太妃，世子為中軍將軍副貳，相國府百官悉依天朝之制。又詔宋國所封十郡之外，悉得除用。先是，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，諸將殺安西長史王修，關中亂。十月，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。義真還，為赫連勃勃所追，大敗，僅以身免，諸將帥及齡石並沒。

十二月，晉安帝崩，大司馬琅邪王即帝位。元熙元年正月，晉帝詔征帝入輔，又申前令，進公爵為王，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、豫州之新蔡、兗州之北陳留、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，增宋國。七月，乃受命。赦國內五歲刑以下，遷都壽陽。九月，解揚州。十二月，晉帝命帝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備五時副車，置旄頭雲罕，樂舞八佾，設鍾虡宮縣。進王太妃為太后，王妃為王后，世子為太子，王子、王孫爵命之號，一如舊儀。二年正月，帝表讓殊禮。竟陵郡江濱自開，出古銅禮器十餘枚，帝獻之晉帝，讓不受，於是歸諸瑞物，藏於相府。四月，詔遣敦勸，兼征帝入輔。六月壬戌，帝至都。甲寅，晉帝禪位於宋。有司草詔既成，請書之，天子即便操筆，謂左右曰：「桓玄之時，天命已改，重為劉公所延，將二十載。今日之

事，本所甘心。」甲子，遣使奉策曰：

咨爾宋王，夫玄古權輿，悠哉邈矣，其詳靡得而聞。爰自書契，降逮三、五，莫不以上聖君四海，止戈定大業。然則帝王者，宰物之通器，君道者，天下之至公也。昔在上葉，深鑒茲道，是以天祿既終，唐、虞弗得傳其嗣，符命來格，舜、禹不獲全其謙。所以經緯三才，澄序彝化，作范振古，垂風萬葉，莫尚於茲。自是厥後，歷代彌劭。漢既嗣德於放勳，魏亦方軌于重華，諒以協謀乎人鬼，而以百姓為心者也。

昔我祖宗欽明，辰居其極，而明晦代序，盈虧有期，翦商兆禍，非惟一世，曾是弗克，矧伊在今，天之所廢，有自來矣。惟王體上聖之姿，包二儀之德，明齊日月，道合四時。乃者，社稷傾覆，王拯而存之，中原蕪梗，又濟而復之。自負固不賓，幹紀放命，肆逆滔天，竊據萬里，靡不潤之以風雨，震之以雷霆。九伐之道既敷，八法之化自理，豈伊博施於人，濟斯黔庶，固已義洽四海，道盛八荒者矣。至於上天垂象，四靈效征，圖讖之文既明，人神之望已改，百工歌于朝，庶人頌乎野，億兆抃踴，傾佇惟新。自非百姓樂推，天命攸集，豈伊在予所得獨專。是用仰祗皇靈，俯順群議，敬禪神器，授帝位於爾躬。大祚其窮，天祿永終。於戲！王其允執其中，敬遵典訓，副率土之嘉願，恢洪業于無窮，時膺休佑，以答三靈之眷望。又遣使持節、兼太保、散騎常侍、光祿大夫謝澹，兼太尉、尚書劉宣范奉璽書，歸皇帝璽綬，受終之禮，一如唐虞、漢魏故事。

帝奉表陳讓，晉帝已遜于琅邪王第，表不獲通。於是陳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並上表勸進，猶不許。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：「案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，太白晝見經天凡七，占曰：'太白經天，人更主，異姓興。'義熙七年，五虹見於東方，占曰：'五虹見，天子黜，聖人出。'九年，鎮星、歲星、太白、熒惑聚于東井。十三年，鎮星入太微。占曰：'鎮星守太微，有立王，有徙王。'元熙元年冬，黑龍四登于天，易傳曰：'冬，龍見，天子亡社稷，大人受命。'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：'嵩神言，江東有劉將軍，漢家苗裔，當受天命，吾以璧三十二、鎮金一餅與之，劉氏卜世之數也。'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，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，晉自泰始至今百五十六年，三代揖讓，咸窮於六。又漢光武社於南陽，漢末而其樹死，劉備有蜀，乃應之而興；及晉季年，舊根始萌，至是而盛矣。」若此者有數十條。群臣又固請，乃從之。

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，皇帝即位于南郊，設壇，柴燎告天曰：

皇帝臣裕敢用玄牡，昭告於皇皇后帝：晉以卜世告終，歷數有歸，欽若景運，以命於裕。夫樹君宰世，天下為公，德充帝王，樂推攸集。越俶唐虞，降暨漢魏，靡不以上哲格文祖，元勳陟帝位，故能大拯黔首，垂訓無窮。晉自東遷，四維不振，宰輔焉依，為日已久。難棘隆安，禍成元興，遂至帝主遷播，宗祀堙滅。裕雖地非齊、晉，眾無一旅，仰憤時難，俯悼橫流，投袂一起，則皇祀克復。及危而能持，顛而能扶，奸宄具殲，僭偽亦滅，誠興廢有期，否終有數。至於大造晉室，撥亂濟時，因藉時來，實屍其重。加以殊俗慕義，重譯來庭，正朔所暨，咸服聲教。至乃三靈垂象，山川告祥，人神協祉，歲月滋著。是以群公卿士，億兆夷人，僉曰：「皇靈降鑒於上，晉朝款誠於下，天命不可以久淹，宸極不可以暫曠。」遂逼群議，恭茲大禮。猥以寡德，托於兆人之上，雖仰畏天威，略是小節，顧深永懷，祗懼若霣。敬簡元日，升壇受禪，告類上帝，用酬萬國之情，克隆天保，永祚于有宋。惟明靈是饗！

禮畢，備法駕，幸建康宮，臨太極前殿，大赦，改元。賜人爵二級。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，人穀五斛，逋租宿責勿收。其犯鄉論清議，贓汙淫盜，一皆蕩滌。長徒之身，特皆原遣。亡官失爵、禁錮奪勞，一依舊准。封晉帝為零陵王，全食一郡，載天子旌旗，乘五時副車，行晉正朔，郊祀天地，禮樂制度，皆用晉典，上書不為表，答表不稱詔，宮於故秣陵。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，妣為穆皇后，尊王太后為皇太后。詔曰：「夫微禹之感，歎深後昆，愛人懷樹，猶或勿翦。雖在異代，義無廢絕，降殺之儀，一依前典。可降始興公為縣公，廬陵公為柴桑縣公，始安公為荔浦縣侯，長沙公為醴陵縣侯，康樂公即降為縣侯，奉王導、謝安、溫嶠、陶侃、謝玄之祀，其宣力義熙者，一仍本秩。」

庚午，以司空道憐為太尉，封長沙王，立南郡公義慶為臨川王。又詔論戰亡追贈及酬賞除復之科。乙亥，封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，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，義康為彭城王。丁丑，使使巡行四方，旌賢舉善，問人疾苦，獄訟虧濫、政刑乖愆、傷化擾俗、未允人聽者，皆具以聞。戊寅，詔增百官奉。己卯，改晉泰始曆為永初曆，社以子，臘以辰。

秋七月丁亥，原放劫賊餘口沒在台府者，諸流徙之家，並聽還本。又以市稅繁苦，優量減降。從征關、洛，殞身不反者，贍賜其家。己丑，陳留王曹虔嗣薨。辛卯，復置五校三將官，增殿中將軍員二十人，余在員外。戊戌，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楊盛進號車騎大將軍。甲辰，鎮西將軍李歆進號征西大將軍，平西將軍乞伏熾盤進號安西大將軍，征東將軍高句麗王高璉進號征東大將軍，鎮東將軍百濟王扶餘映進號鎮東大將軍。置東宮冗從僕射、旅賁中郎將官。戊申，遷神主於太廟，車駕親奉。壬子，詔改權制，

率從寬簡。

八月辛酉，詔舊郡縣以北為名者悉除之，寓立于南者，聽以南為號。戊辰，詔曰：「彭城桑梓，敦本斯隆，宜同豐、沛。其沛郡、下邳各復租布三十年。」辛未，追謚妃臧氏為敬皇后，陵曰永寧。癸酉，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。乙亥，赦見罪人。閏月壬午，置晉帝諸陵守衛，其名賢先哲，詳加灑掃。丁酉，林邑國遣使朝貢。

九月壬子，置東宮殿中將軍十人，員外二十人。壬申，置都官尚書。

是歲，魏明元皇帝泰常五年。西涼亡。

二年春正月辛酉，祀南郊，大赦。丙寅，斷金銀塗。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司徒，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令、揚州刺史。己卯，禁喪事用銅釘。罷會稽郡府。

二月己丑，策試州郡秀、孝於延賢堂。倭國遣使朝貢。三月乙丑，初限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，吏不得過一萬人。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，吏不得過五千人。兵士不在此限。夏四月己卯，初禁淫祀，除諸房廟。其先賢以勳德立祠者，不在此例。戊申，聽訟于華林園。

五月己酉，置東宮屯騎、步兵、翊軍三校尉官。

秋七月己巳，地震。

九月己丑，零陵王殂，宋志也。車駕率百僚臨於朝堂三日，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。使兼太尉持節護喪事，葬以晉禮。冬十月己亥，以涼州胡帥大沮渠蒙遜為鎮軍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涼州刺史。

十一月辛亥，葬晉恭皇帝于沖平陵，車駕率百官瞻送。三年春正月甲辰朔，詔刑罰無輕重悉原之。癸丑，以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為司空、錄尚書事，刺史如故。進江州刺史王弘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以太子詹事傅亮為尚書僕射。二月丙戌，有星孛于虛、危。

三月，上不豫，太尉長沙王道憐、司空徐羨之、尚書僕射傅亮、領軍將軍謝晦、護

軍將軍檀道濟併入侍醫藥。群臣請祈禱神只，上不許，惟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廟而已。丁未，以廬陵王義真為侍中、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。己未，上疾瘳，大赦。

夏四月乙亥，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郡王。

五月，上疾甚，召太子，戒之曰：「檀道濟雖有幹略，而無遠志，非如兄韶有難禦之氣。徐羨之、傅亮當無異圖。謝晦屢從征伐，頗識機變，若有異，必此人也。小卻，可以會稽、江州處之。」又為手詔：「朝廷不須復有別府，宰相帶揚州，可置甲士千人。若大臣中任要，宜有爪牙，以備不祥人者，可以台見留隊給之。有征討，悉配以台見軍隊，行還復舊。後世若有幼主，朝事一委任宰相，母后不煩臨朝。仗既不許入台殿門，要重人可詳給班劍。」癸亥，上崩於西殿，時年六十。七月己酉，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。群臣上謚曰武皇帝，廟號高祖。上清簡寡欲，嚴整有法度，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，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。初，朝廷未備音樂，長史殷仲文以為言，帝曰：「日不暇給，且所不解。」仲文曰：「屢聽自然解之。」帝曰：「政以解則好之，故不習耳。」寧州嘗獻虎魄枕，光色甚麗，價盈百金。時將北伐，以虎魄療金創，上大悅，命碎分賜諸將。平關中，得姚興從女，有盛寵，以之廢事，謝晦諫，即時遣出。財帛皆在外府，內無私藏。宋台建，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床，金塗釘，上不許。使用直腳床，釘用鐵。廣州嘗獻入筒細布，一端八丈，帝惡其精麗勞人，即付有司彈太守，以布還之，並制嶺南禁作此布。帝素有熱病，並患金創，末年尤劇，坐臥常須冷物，後有人獻石床，寢之，極以為佳，乃歎曰：「木床且費，而況石邪。」即令毀之。制諸主出適，遣送不過二十萬，無錦繡金玉。內外奉禁，莫不節儉。性尤簡易，嘗著連齒木屐，好出神武門內左右逍遙，從者不過十餘人。時徐羨之住西州，嘗思羨之，便步出西掖門，羽儀絡驛追隨，已出西明門矣。諸子旦問起居，入合脫公服，止著裙帽，如家人之禮焉。

微時躬耕於丹徒，及受命，耨耜之具頗有存者，皆命藏之，以留於後。及文帝幸舊宮，見而問焉，左右以實對，文帝色慚。有近侍進曰：「大舜躬耕曆山，伯禹親事土木，陛下不睹列聖之遺物，何以知稼穡之艱難，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。」及孝武大明中，壞上所居陰室，於其處起玉燭殿，與群臣觀之，床頭有土障，壁上掛葛燈籠、麻繩拂，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，孝武不答，獨曰：「田舍公得此，已為過矣。」故能光有天下，克成大業，盛矣哉。

少帝

少帝諱義符，小字車兵，武帝長子也。母曰張夫人，晉義熙二年，生帝於京口。時武帝年踰不惑，尚未有男，及帝生，甚悅。年十歲，拜豫章公世子。帝膂力絕人，善騎射，解音律。宋台建，拜宋世子。元熙元年，進為宋太子。武帝受禪，立為皇太子。

永初三年五月癸亥，武帝崩，是日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制服三年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。

六月壬申，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、尚書令，司空徐羡之、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。戊子，太尉長沙王道憐薨。秋九月丁未，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，武敬皇后配北郊。冬十一月戊午，有星孛于營室。

十二月庚戌，魏軍克滑台。

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大赦，改元，文武賜位二等。辛丑，祀南郊。魏軍攻金墉城。癸卯，河南郡失守。乙卯，有星孛於東壁。

二月丁丑，太皇太后崩。鎮軍大將軍大且渠蒙遜、河南鮮卑吐谷渾阿豺並遣使朝貢。庚辰，進蒙遜驃騎大將軍，封河西王。以阿豺為安西將軍、沙州刺史，封澆河公。

三月壬寅，孝懿皇后祔葬于興寧陵。是月，高麗國遣使朝貢。

夏閏四月己未，魏軍克虎牢。

秋七月癸酉，尊所生張夫人為皇太后。丁丑，赦五歲刑以下。

冬十月己未，有星孛於氐。

是歲，魏明元皇帝崩。

二年春二月癸巳朔，日有蝕之。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庶人，徙新安郡。乙巳，大風，天有雲五色，占者以為有兵。執政使使者誅皇弟義真于新安。高麗國遣使朝貢。時帝居處所為多乖失。

夏五月乙酉，皇太后令暴帝過惡，廢為營陽王。一依漢昌邑、晉海西故事。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。

始徐羨之、傅亮將廢帝，諷王弘、檀道濟求赴國訃，弘等來朝，使中書舍人邢安泰、潘盛為內應。是旦，道濟、謝晦領兵居前，羨之等隨後，因東掖門開，入自雲龍門，盛等先戒宿衛，莫有禦者。時帝于華林園為列肆，親自酤賣，又開瀆聚土，以象破岡埭，與左右引船唱呼，以為歡樂。夕游天泉池，即龍舟而寢。其朝未興，兵士進，殺二侍者于帝側，傷帝指，扶出東合，就收璽紱。群臣拜辭送於東宮，遂幽于吳郡。是日，赦死罪以下。太后令奉還璽紱，檀道濟入守朝堂。六月癸丑，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于金昌亭。帝有勇力，不即受制，突走出昌門，追以門關踣之致殞，時年十九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晉自社稷南遷，王綱弛紊，朝權國命，遞回台輔，君道雖存，主威久謝。桓溫雄才蓋世，勳高一時，移鼎之業已成，天人之望將改。自斯以後，帝道彌昏，道子開其禍端，元顯成其釁末。桓玄乘時藉運，加以先資，革命受終，人無異望。宋武地非齊、晉，眾無一旅，曾不浹旬，夷凶翦暴，誅內清外，功格上下。若夫樂推所歸，謳歌所集，校之魏、晉，可謂收其實矣。然武皇將涉知命，弱嗣方育，顧有慈顏，前無嚴訓。少帝體易染之質，稟可下之姿，外物莫犯其心，所欲必從其志，嶮縱非學而能，危亡不期而集，其至顛沛，非不幸也。悲哉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